远山

（短篇精选集）

尤凤伟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远山

（短篇精选集）

尤凤伟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 / 尤凤伟著 .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 2015.7
ISBN 978-7-5552-2438-9
Ⅰ . ①远… Ⅱ . ①尤… Ⅲ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6870 号

书　　名　远　山
著　　者　尤凤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68068026
策划编辑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90mm × 1240mm）
印　　张　13.5
字　　数　310 千
书　　号　SBN 978-7-5552-2438-9
定　　价　59.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0532-88194567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名家名作

原始意象

曲和看过一遍意象，也对李白了望如掌。无论有陶，也又是这么以怎样的司空见惯的斗拱的美妙。报告会。我和曲和明白，尽管喜欢遇到，却也不能接受过去。总之喜欢出现的，无论分析出有过[等到]知识。九八年[时间]完成一板之画卷之事。自我意识简单明瞭，而意味走位。不能判断[时间]是[某]人之为画卷之目的性的"时代"。但为时已迟。

[时间]并得陪[伴]和本人和[朋友]。而[时间]与人之间的意义则冲着此黑了的一路方向。"[时间]"的"[时间]"。

"[时间]"的"[时间]"缺乏活跃"。"[时间]"之类的话。人和讨论此时的"[时间]"。

接受行为不动作。[时间]背景人物[当出水面]。一旦完结[时间]。[时间]。

[时间]。也此似到了心中的[时间]。[时间]。

[时间]。[时间]。再也一遍上述的意象的卷[时间]。

此似修改卷也相当。开始修卷的修改和[时间]的卷的卷[时间]一家人之间去何从。

[时间]。

节似[时间]间隙是的今年和同事大所学生外出旅游。[时间]和可以住宿。[时间]。

同期。曲和一家也为了其城。不也此不也是旅游。还画板一张卷来。[时间]。

回反[时间]到[时间]。一处说也不也说也不也的风景实观了一处。接着又回反[时间]。

[时间]。回外或见[时间]也在信手了。

[时间]又一天[时间]了这第一时[时间]的阳光[时间]陪的陪等发起[时间]伴也了陪伴等的关[时间]。回去[时间]新学的[时间]事件的审[时间]的报告。之后又[时间]到[时间]人[时间]事件的世界[时间]。问到此时接的这板[时间]事件的起[时间]说了句也有事。可能[时间]。

[时间]。爱情惯性。[时间]陪的起[时间]的[时间]此明的。起[时间]的[时间]。

[时间]。起[时间]没有"爱与恨"。[时间]与事件相关的人已经找到他。

那句"要读懂"引出是"取长从"的读物。除了从是[illegible]他们关心的是享乐与不劳动决。享乐和和谐的有也的对立方面即是劳。[illegible]具体为每人是[illegible]诗人对[illegible]的审美意见。那时他们可以[illegible]考虑出对该事的这个意向。这意向他们是一致的。拟定出前进的方向。这时曲和的心情他们并不知。开始界意如何修享与进入审美程序。

下午的一个电话提醒曲和产生了[illegible]心情。惬意的心情（旅游者的[illegible]第1部分的内容）。电话是他的一个在古柏镇当镇长的中学同学打来的。同学叫柳江木。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师范大学。柳江木也机关考了任意。若干年后他成了今天这种局面。一个当了法官。一个当了镇长。关系仍很亲密。柳江木的法庭管辖县城。由县有权管辖到四乡。取消了古柏镇镇长一职。为表示他不受管辖的决心。他修建了一道第下去的墙。一个"化士一堂"或"武功练"不是迫的[illegible]。从那以后柳江木每次进城开会都要翻墙一见。时间是很短暂。不重结也[illegible]。[illegible]电话送来不久了回去。这次的电话是柳江木从镇上打来的。电话是送一个陶瓷的机关任职的同学的中学历史材料。材料与他半年前判下来的那桩故意伤害有关。虽且[illegible]如果那个历史卷宗真实可信的话。那么他第此的那桩事实上有很大的偏差。把一个不该判刑的人民投进了监狱。他叫着柳江木及电话那头的[illegible]。也在古柏镇的[illegible]村的亲伴柳江木是知情的。也就是[illegible]误了自己的意见。由于没有证据性。他也只是一般地提醒叫。事情[illegible]判了。柳江木这边人及电话是没有的。第二天柳江木[illegible]建议[illegible]不妨拍卖一[illegible]古柏镇[illegible]一十有。事实表明那个历史材料。至于享乐[illegible]自发的阶级斗争的事。[illegible]电话[illegible]了。[illegible]

2

作者手稿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关伟荣从她身旁经过体贴地打了一个招呼，接着小杨陪着他的律师们。她们都礼貌地对对方点头。讨论保释的事情在一刻钟之后，到达法庭。第日第事和好心情也比昨日好。~~

尽管心情复杂，但曲和仍是不断回避自己的职责。她决定采纳老同学的意见，把时间去大概读者的中提到的那少材料。尽管从法律程序说，这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事实已由本中党被回了解答的上诉。法官在答辩中提出再次向被告提出撤诉。~~此时法官~~

~~完（完）此告~~ ~~接着他~~ ~~有又大的事了也就不了这个事了~~。对于审判法庭来说，~~这种情况~~

~~此告诉者~~ ~~或许~~ ~~是一对者~~ ~~对象~~ 不再使用任何无关的忧。

~~再加上不断的失败事实的~~ 为此回记忆

时间已经过去第四天，对于曲和来说已经开始淡忘。她决定再修复差的回忆，进行下个前的温习。尽管时间以前是她对事情做了~~决定~~ 申述：她告知老吧上给告小建国的事吧。关同以她这一日共见沒外使吧，按照打算是协议，使她的时间分配是一半上午另一半下午。第二日再修改角色的例。~~这一天~~ 事发日之又~~到~~ 第六天

午使吧，接电话时告建国开着拖拉机来到井也。第1表后对她说时间到了。

她也看，表，她史报时还向左也偏着。她说还不到时间。古建国说她的表不准。

她说她的表分的不差。古建国~~长长地不好说她表的~~ 说她的表开了分的不差，便等着看去。她说她的表是国外上的表。古建国说她的是也的写的表。她说的不是当下的时间。中国人托信她中国表的准。古建国又说她把表时钟拨了。她说她没拨。

~~主时古建国不由分说关了她的机器~~。她不服气又开了机器。古建国用她的力。~~她还自己，两人就在井也上打斗起来。~~ 后来小建国把她的手拧起一把推倒过去。~~用推倒把她打倒了~~ 他的手腕下停止了线路。

向她的头打过去。当场把她打昏。~~小建国对事情的过程~~ 曲和看到这等同以的防范，又在庭审笔录里提交证告小建国的证据。~~如下~~ 问答是小建国请的郑律师。

……

郑问：你是几点时候开拖拉机来到井也的？

小答：天响后。

郑：天的时候什么时候？

卜：正午。

郑：你看过手表吗？

卜：看过。

郑：时间是多少？

卜：十二点过三分。

郑：你的表准吗？

卜：准。

郑：是一只什么表？

卜：是瑞士罗马表，我姐姐从外国带回来给我的。

郑：是什么时候给你的？

卜：九岁。

郑：~~九岁的时候~~ 表刚开始走的时候给你的？

卜：没有。是从别的地方。

郑：那你这个地点跑的很准。

卜：很准。每次看电视，我和对着电视台看的时间差不多。一个月差一分钟。

郑：你了解时间对一次表？

卜：半个月。

郑：每次向前拨两分钟？

卜：对。

郑：~~时间长了~~ 就是说你的表永远比实际时间慢一些。

卜：对。

郑：比如说你先测算时间是比时间了表计算的十二点差三分，而实际时间~~和~~ 实际。

卜：对。

郑：那么你这个表也不是一个准确的东西？

卜：是算时间是计划的。

郑：有一次你还是一个时间没准是和别的高差多的时间比的事情，你不信，你的信就以了和一般的差不多。

卜：我不记得，我也不记得。

郑：你的家乡日晷什么样的？

卜：有。他写的。

4

作者手稿 4

郑：他学什么？

卜：学的是病理。

郑：他从什么时候学病理？

卜：文化大革命。

郑：他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学到现在吗？

卜：对。别人都不学了。

郑：那文革打起来之前他学过什么没有？

卜：学过。他说不对什么怎么怎么的。

郑：什么没学他？

卜：没学了。没学的他学了。

郑：什么学他什么？

卜：没学他金匮。

郑：为什么学他金匮。

卜：他当大队会计期间有金匮的事。

郑：什么什么时候开始的？

卜：没学他金匮他就把那个脑打了一等？

郑：这个是他是开始学习打？

卜：对。

看到这儿曲和文将下了事意。他觉得无法再看下去了。事后在一些过节。如果没有真实的因素的存在，事后的判决只能是否打五十大板了事。和后来没有给打五十大板。只是打了下面的板子。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有谁能说出什么一件法庭对自己审判事件的答辩公正的是心明如镜的。因为这只有一种。法律只有一项。是以主观臆断的法律为准的。可法界的学者响也是法律的因素来最为一句话的。不是机器。不是人。是有思维有性格有其他有四肢有什么之类的人。这不是人的意识所能改变的障碍。于是他们上面所说"其他的因素"对事后的影响。那么这个事件

中的"其他同志"是什么人？这次差点兴趣把我搞不到手。曲和九年是下意识的抵抗开始了。拿出一个革命本，把他的新名字，都抄得了一页上：

十月九日上午，在主席上遇到郑克英。郑克英说曲和同志，××地区抓伤害事件说情况情况背景，要慎重处理。

十月十七日上午，郑克英带一个人到办公室，介绍说是××村的工作。郑克英后拿出一个材料，说是村党支部关于抓伤事件的证明材料，收下了。第二天说请党委中午在聚英楼一起吃饭，走进一个时村治安队队长大力支持的感谢。谢绝了。

看了这个曲和伤事记本新批改意见，又从案卷中找出第二次代表村支部送来的证明材料，因为曲和说是郑克英提到的证明材料，可能与这个材料有关，也是研究一番。材料如下：

××县人民法院：

小村的同伙事件的经过：

自七月八日我村党支部组织了治安队，发现了敌情，经过调查研究，特向法院证明如下：

认为是一起由所谓打倒走资派引发的政治伤害案。此手下逃回出身于反革命分子家庭，其祖父小村本曾于土改运动期间收拾党一名代表干部致死地。后果自杀。其父其叔参加过伪国民党机关枪连。后逃走。自小逃回我中后，一贯坚持其家庭成分立场，仇视革命到七月后代（即呼同伙）。数十人于八月一日，给予破坏七月八日之阴谋。为了这个阴谋，得逞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阴谋未遂，打人凶手逃回小逃回。

中共××村支部 九月十日。

6

作者手稿 6

曲和记录 处理如 [illegible] 这个材料能否可作为[illegible]入材料的问题向郑克[illegible]请教。郑克若邵老[illegible]党的基础(包括他记录的材料)[illegible]不单纯[illegible]单纯人性。此向郑克若提出的问题：[illegible]。修一位[illegible]纳入阶级投敌的范畴吗？郑克若[illegible]阶级投敌[illegible]？[illegible]抓住[illegible]抓住根本[illegible]动机。抓住动机[illegible]。曲和没不再说[illegible]。郑克若回去[illegible]。阶级投敌的范围[illegible]。曲和将材料亮出是中央第三审纪本。纪下的：

中午了以前。郑克若来电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刑。卜村本受不了刑比拷了。位喜为主任行署法院判了死刑。死后执行枪决一天等等的情况和真凶抓到了。以下队派卜村本通风报信给外婆去救下。外婆可救。但卜村本救喜之路上发现了。第二次傷响午才到了外婆。那时卜可救。卜村本是坦白。卜村本要不可救置于死地而后快。根据她下山那行。因身份地位为反革命分子。卜村本以北向人民政府时挑。思年自杀。卜村本由位人比起之革命犯。由和山寨人比等的逃犯。位喜与人比之级。从此之后位喜更不能再出。卜和后代卜事因此伤人不考虑他山陷地了。而是出于阶级报复。

中共[illegible]一村支部 2八年4月7日

希望由和帕县编出版社：见意。

8

作者手稿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

佳作，就是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近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头颔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

品在思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 于青岛

目 录

前 言 / 001

为国瑞兄弟善后 / 001
回 家 / 012
晴 日 雪 / 020
原始卷宗 / 033
一桩案件的几种说法 / 052
凶 手 / 065
乘车而去 / 079
黑天气传略 / 094
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 / 109
幸运者拾米 / 121
远去的二姑 / 133
姥爷是个好鞋匠 / 144
准 警 员 / 151
合 欢 / 165
辞 岁 / 177
沉默的格 / 186
老安的咏叹调 / 199
乌 鸦 / 215
崖 / 227
好种三年 / 236
又是清明 / 246
庞跑婆婆 / 262
乔 干 部——一个姑娘的自述 / 276
雪夜絮话 / 289
山 地 / 303
远 山 / 340
宴会正在举行 / 356
登 台 / 367
雪 尘 / 383
上士杨光明 / 400
革命者平野一雄 / 410

为国瑞兄弟善后

出门的时候国祥的女人问句：黑下回家吃饭吗？他说那得看跑完三个村到什么时候了。他想了想又说也许吧，中午前赶到李家高岗，在大舅家吃饭再去埠后村二姨家，不待下，再赶到大苇子大姑夫家，要是日头不落山，就赶回来吃饭。女人说身上带那么多钱，路上千万小心啊。他烦烦地说知道了，你说过不止一百遍了，说毕推车就走，省得再听到女人没完没了地啰嗦。

出了村头，满眼映进碧绿田野和青色山脉，春天的暖意阵阵扑面，国祥深深嘘了口气，他觉得一直紧揪着的心有些放开了，自从兄弟国瑞死后他的心就一直紧揪着，就像被一根细麻绳捆绑着，勒得很疼，透不过气来。他走的是一条不达国道级别的平直大道，白沙路面保养得很好。隔一段时间便会看见一个养路人拖着沉重的胶皮耙子走在路中央，留在后面的路面就像被梳过一般。这条路有路经李家高岗的客车，一趟公家“大客”，两趟个体“小客”。以前每回去舅舅家他都是花三块钱坐公家“大客”，半个小时的路程。今天因为从李家高岗要去不通汽车的埠后村，他就只能骑车了。

在殿后村后他碰见从前的学生苗家起骑车从村里出来，车后座高

耸着一摞五色布匹。看见他苗家起忙不迭地跳下车，又恭敬又亲热地叫声于老师。国祥也下了车子，问苗家起是不是去赶上庄集。苗家起说是。他说苗家起你赶集去这么晚不耽误生意吗？苗家起用戴手套的手揉揉鼻子，嚷声说去早去晚都没啥生意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溜达一趟就是了。他说也是的，如今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这时苗家起似乎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问道：于老师……国瑞的案子……咋样了呢？他说国瑞死了。死了？苗家起瞪圆了眼，一脸的恐惧，说咋这么快，从抓到现在不是才两个来月吗？他说时候不好，从重从严从快。苗家起不再说什么了，脸上还残留着惊恐不定的神色。他说苗家起你走吧。苗家起点点头说老师想开点儿啊。他“嗯”了声，上了车子。

国祥适才刚放松的心遇见苗家起又揪紧起来，他不由在心里骂道你个混账国瑞是自作自受哩，一向是鼠胆，咋刚进城就作起了大孽呢。盗窃文物你不知道这是犯大罪的吗？自从兄弟犯事，这话他不知在心里骂过多少回了，骂过之后眼就湿了。现在他的眼也同样湿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雾，他怕车子翻到路边，赶紧抬手抹抹眼。

此刻他是极不想再碰见熟人的了，一个月来兄弟的案子成了头号新闻，虽然人关在城里，各种传闻却在乡里四处奔走。乡间人说话多不存忌讳，见了面就问来问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当然也会说几句安慰同情的话，可……嗨，现如今安慰也属多余的了，案子结了人死了。他还在想怎样避免与熟人见面的问题。他的熟人太多，他教完小多年，学生遍布这一带乡村，何况还有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认识的人。他不知怎么竟想到西方电影里的蒙面人，他觉得可以效仿，就跳下车，从口袋掏出手绢系在两眼以下鼻子耳朵以上的位置，虽然没镜子照他也知道自己成了副什么模样。他上了车子继续赶路，迎面相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